

NORTHWARD

北上与通州 与运河

——听《北上》小说作者、《北上》电视剧导演两人讲述“同”与“不同”

运河奔流不息，青春逐梦北上，
不是地理的迁徙，而是心灵的远征，
于烟火之间，窥时代洪流。

“运河是活着的历史，是中国人共有的乡愁。”改编自徐则臣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北上》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江苏卫视、爱奇艺平台热播，该剧以其独特的青春叙事，吸引着观众目光。这部聚焦京杭大运河的影视剧，围绕6名“90后”从青涩少年到北上创业的成长历程徐徐展开，用青春视角回溯京杭大运河悠悠千载历史。目前，该剧播出过半，平均收视率达到了3.823%，在近三年全国卫视首播黄金剧中排名第一，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该剧总导演姚晓峰、原著作者徐则臣、演员涂凌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与观众分享《北上》从小说迈向荧幕的个中趣事。本场活动由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

小说《北上》绘大运河的精神图谱

时间回溯到201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北上》面世。这部作品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书写了流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穿越百年的命运变迁。小说出版后得到了很高赞誉，并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

《北上》的时间跨度从1901年开始，一直延续至2014年，空间上则完成了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公里的跨越。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人“小波罗”和弟弟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国的期待，先后来到中国。该书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们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将一个想象中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转化为一个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端。

一百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书中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相聚，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之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本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徐则臣介绍，“北”不仅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脉、精神之北。书中故事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

运河沿线的茶馆饭庄，拉纤工的底层生活情貌，衙门里的官员生态，乃至秦楼楚馆，在小说中均一一呈现。而更广阔的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着的大事，战斗、行军、义和团风潮、乡间的族姓械斗。在当代时间的叙述部分里，则出现了运河船民、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老板乃至谢望和这种影视节目工作室小负责人的生活图景。细致入微的生活画卷书写，源自他多年的积累积淀。

“二十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徐则臣说，因为对运河的特别情结，他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为完成这部小说，徐则臣完成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搜集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绘本、照片、电影，从宋朝至今关于运河的地图等资料，研读了运河历史著作、当下运河研究著作，以及苏伊士运河、伊利运河和阿姆斯特丹、俄罗斯运河的研究文献。

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他觉得各地对于运河文化的理解与表达还是过于简单和直白，“从此地到彼地，所见者大同小异，都是商业旅游的统一制式，有种庸俗琐碎的繁华。”他认为，即使有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植入一些本地的历史文化符号，在盛大的商业旅游模式的喧嚣下，也多半被忽略和淹没，文化带让位给了商业带。在徐则臣看来，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只有将大运河真实的历史样貌、文化样貌、生活样貌展现给读者，才能唤起他们对这条河流的关切和热爱，他努力创作。“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徐则臣说。

电视剧《北上》青春的目光回望历史

一条花街，一方小院，一条生生不息的大运河，长达数分钟镜头里，满是烟火气的牌楼、码头、船只……运河人家跌宕起伏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年幼的夏风华牵着初来乍到的马思艺，穿行于周家、夏家、谢家，最后步入邵家。沿着斑驳的青石板路，观众也随着剧中的人物走进了这个温暖朴实的花街小院，全程见证6名青年的成长蜕变。童年的两大关键事件——马思艺如何融入大家庭，以及谢老大因过分乐观集资换船——成为叙事的基点，同时成为孩子们坚定守护这片精神家园的信念源泉。他们在花街里相伴成长，在运河边追逐梦想，最终沿着这条流淌千年的河流，奔赴更广阔的天地。

电视剧《北上》总导演姚晓峰介绍，从最初孵化到拍摄，再到如今呈现在观众面前，历时近7年。小说内容厚重、形式独特，剧集改编充满挑战。“为了更精准地传递原著精神，我们与徐则臣、编剧赵冬苓沿着运河实地采风，反复研读文本，深入探讨。最终确立了改编方向——用青春的目光回望历史，以年轻一代的昂扬姿态拥抱时代浪潮。在影像表达上，我们力求忠实于原著，又能以耳目一新的方式呈现大运河的故事。”姚晓峰说。

“2023年，我来到了苏州巴城，运河岸边，一艘巨大的船只缓缓驶过，船身如高墙般笼罩岸边的我们。那一刻，我深受震撼。”姚晓峰回忆，回望身后的小街、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他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心目中的“花街”。“我们在这片水畔搭建码头、牌楼、酒楼与小院。小院里，90后的成长奋斗构成了剧集主线。”姚晓峰表示，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北上拼搏的青春岁月，再到回归故乡的沉淀，他们继承了父辈的坚韧，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中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2014年，千年运河迎来新生契机，剧中远在他乡的夏风华等人得知大运河申遗成功，欣喜万分，最终选择回归故土，以青春之力投身家乡建设。京沪高速通车、北京奥运会、互联网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运河申遗成功等时代事件贯穿其间，个体命运的沉浮与时代发展的浪潮融合展开，青春的记忆翻涌而来，观众纷纷表示“泪目”。

诺基亚手机、搪瓷红茶杯、金猪储钱罐……这些具象化的元素在作品中轮番出境，让观众于细节之处穿越回20年前的生活场景，烟火气十足。剧中饰演华子妈妈李燕的演员涂凌介绍，为了更贴合人物形象，华子妈妈穿的衣服都是直接用的旧衣服，一个风风火火、辛勤劳作、善良坚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翩然而来。“演完这部剧，豆花长鱼面等小吃我可是信手拈来。”涂凌笑着说。

剧组着力还原运河的苍茫厚重感与花街的烟火气息。“花街小院”里，生活气息浓郁，每一户人家的饮食起居和手工艺都经过精心设计。炸油墩子、长鱼面、绿豆糕……这些细节不仅是生活本真的呈现，更是运河精神“包容、互助、生生不息”的象征。

随着时代变迁，船运逐渐式微，运河人家陷入困境。然而，他们并未轻言放弃，而是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起伏。可以说，运河是《北上》的筋骨，邻里情是它的血肉，而那股乐观向上的精神，则是这部剧跳动不息的心脏。

运河情让二人“牵手”《北上》

“《北上》的创作是一次对运河精神的深度求索，也是一次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最初萌生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想法，源于姚晓峰与徐则臣的一次“南京会师”。总制片人张书维在阅读了《北上》之后，确定了改编的意向，并数次拜访徐则臣，促成了徐则臣与姚晓峰在南京初次会面，姚晓峰及其团队对运河的深情打动了徐则臣，对于《北上》的影视化，二人一拍即合。

姚晓峰介绍，“我们自幼生活在运河边上，但在成长的几十年间，却鲜少见到以运河为题材的作品。”徐则臣的小说出版后，姚晓峰第一时间读完，并对运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打动我的是小说中的‘寻根’——当你踏上寻根之旅，发现一路上遇到的人都与100多年前的那条船息息相关。”这不仅让他萌生了拍摄影视剧的念头，也成了剧中一条关键的故事线。

剧中，一条沉船的浮现，牵出几代人埋藏已久的秘密。剧中的马思艺远赴意大利探寻身世，陈睿则在花街追溯家族往事。两条叙事线从分离到交汇，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不仅呼应了原著《北上》中动人的兄弟情谊，也在现代与传统交融中，让人物找到了自己与运河、与小院邻里们共生共存的情感纽带。

姚晓峰说，水生万物，在运河水的滋养下成长，塑造了自己包容温和且坚韧的性格，“运河之水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涵中，小院邻里间基于非血缘关系的亲情，是当下社会所稀缺的。”

徐则臣同样出生于江苏，可以说运河情促成了这次合作。回忆起那次南京会面，原著作者徐则臣说，当听到这位同样在运河水滋养下成长的同乡对自己作品一番阐述后，既欣喜又感动，当即就同意了这次合作。“姚导演对运河的深情打动了我们，我们都生长于这个‘水世界’，我们对水的感情就像山里人对大山的感情一样，像西北人对高原黄土的感情一样，我们的创作都基于对运河的热爱，让京杭大运河更广泛地呈现在观众视野中。”

对于影视剧的改编，徐则臣表示自己看剧时心态很放松。“我看了20集，因为感动得流泪，用了不少抽纸。整部作品非常自洽，耗时6年多打磨一部影视剧，这种工匠精神在当下也弥足珍贵。”

谈及书写运河的情缘，他不禁忆起运河岸边的童年，“对农村孩子来说，水就是我们的天堂，那个时候没有变形金刚，没有超人，连电视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水，可以打水仗、游泳、溜冰、采莲……”

“我写运河十五六年了，我的文学、我的认识是沿着运河向前发展的，所以运河一直是我写作重要的背景，也是我以文学方式认识世界有效路径。”徐则臣说。

文化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4

2025年3月18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 黄溪
校对 彭师德 刘一
鲍丽萍 绘制

本报记者 关一文